

傅雷全集

3

four air

3

傅雷全集



傅雷（一九六〇年）

[illegible]

(一九六〇年五月)

[illegible]

(一九六〇年九月)



《都爾的本堂神甫》《比哀蘭德》二稿、
眷清稿封面（一九六〇年十一月）



《攬水女人》初版版本书影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人文版，书名
题签傅雷）



傅雷夫妇在书房内（一九六一年）

第三卷出版说明

本卷收辑傅译巴尔扎克《都尔的本堂神甫》《比哀兰德》和《搅水女人》三篇作品，在《人间喜剧》总目里，均属“风俗研究编”的“内地生活栏”，归于《独身者》这一总标题之下。

《搅水女人》翻译于一九五九年七月至十二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出版。《都尔的本堂神甫》与《比哀兰德》翻译于一九六〇年五月至十一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合为一册，于一九六三年一月出版。

巴尔扎克全集本里，把这三篇作品合为一卷，排列依次为《比哀兰德》《都尔的本堂神甫》和《搅水女人》，构成《独身者》之一、之二、之三。这是三篇各自独立、不相统属的作品，傅译文把《都尔的本堂神甫》置于《比哀兰德》之前，译者序也按此次序先后论列，兹为保持傅译的本来面目，作品的前后悉照原书排列，未加更动。

现据安徽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四月出版的《傅雷译文集》第一版第三卷校订排印。

本卷目录

第三卷出版说明

巴尔扎克

都尔的本堂神甫 / 1

比哀兰德 / 69

搅水女人 / 211

巴尔扎克

都尔的本堂神甫

Honoré de Balzac
LE CURÉ DE TOURS

Edition "Classiques Garnier", Paris 1950

插图作者: Charles Huard (查理·于阿)
木刻作者: Pierre Gusman (比哀·居斯芒)
(按照 Louis Conard 书店全集本, Paris 1949)

译者序

一八三三年《都尔的本堂神甫》初次出版，题目叫做《独身者》，独身者一字用的是多数，因为书中几个主角都是单身人。作品未写成时，巴尔扎克曾想命名为《老姑娘》一八三六年巴尔扎克另外写了一部题作《老姑娘》的小说，按性质也可归在《独身者》的总标题下，但作者列为《竞争》的第三部；用《独身者》为书题出版以后，一度又有意改为《脱罗倍神甫》，直到一八四三年以《人间喜剧》为全部小说总名的计划完全确定的时候，才改作《都尔的本堂神甫》，而把《独身者》作为《比哀兰德》，《搅水女人》和这篇小說的总标题一八四五年作者编定的《人间喜剧》总目，共有一百四十三部小说，分作“风俗研究”，“哲学研究”，“分析研究”三编。“风俗研究”编又分为“私生活场面”，“内地生活场面”，“巴黎生活场面”，“政治生活场面”，“军事生活场面”，“乡下生活场面”六大项目。在“内地生活场面”中，《都尔的本堂神甫》，《比哀兰德》和《搅水女人》三部小说另成一组（以几部小说合为一组的编制方式，在《人间喜剧》中是常用的），称为《独身者》之一，之二，之三。作者身后，一切版本都合《都尔的本堂神甫》与《比哀兰德》为一册，《搅水女人》单独一册，只有全集本才合印三部作品为一册。

这部小说的三个主要人物，一个是老姑娘，一个是脱罗倍神甫，一个原来为大堂的副堂长，后来降级为郊外小堂的本堂神甫。作者一再更动题目，足见他对于小说的重心所在有过长时期的犹豫，最后方始采用他对待《赛查·皮罗多》和《邦斯舅舅》（《邦斯》一书原来他想题做《两个朋友》）的办法，决定以不幸的牺牲者，无辜受辱的可怜虫作为故事的主体。

迦玛小姐是承包脱罗倍和皮罗多两个神甫膳宿的房东，她气量狭小，睚眦必报，又抱着虚荣的幻想。脱罗倍是工于心计的阴谋家，只想在教会中抓权势。皮罗多则是天真无知的享乐主义者，也是率直笨拙的

自私自利者。同居的摩擦使迦玛小姐和脱罗倍通同一气,花了很大的力量,使尽卑鄙恶毒的手段,迫害一个忠厚无用,不堪一击的弱者。琐碎无聊的小事所引起的仇恨不但酿成一幕悲惨的戏剧,还促发了内地贵族和布尔乔亚的党争,甚至影响到远在巴黎的政客。不管内容多么单调平凡,巴尔扎克塑造的人物,安排的情节,用极朴素而极深刻的手法写出的人情世故和社会的真相,使这个中篇成为一个非常有力和悲怆动人的故事,在《人间喜剧》中占着重要地位。

正如作者用过几个不同的书名,我们研究的时候也可以有几个不同线索:老处女的心理特征和怪僻,脱罗倍的阴狠残忍,皮罗多的懦弱与愚蠢,都可作为探讨各种典型面貌的中心。像巴尔扎克那样的作家,几乎没有一部作品不是有好几个人物刻画得同样深刻,性格发展得同样充分,每个角色都能单独成为一个主体的。但我们现在看来,最有意义的或许并不在于分析单身人的心理,而尤其在于暴露政治和教会的内幕。出家人而如此热中于名位,对起居饮食的舒适如此恋恋不舍,脱罗倍为此而不择手段(他除了在教会中希图高位以外,还觊觎皮罗多的住屋),皮罗多为此而身败名裂:岂不写尽了教士的可笑可怜,可鄙可憎!开口慈悲,闭口仁爱,永远以地狱吓唬人的道学家,原来干得出杀人不见血的勾当!自命为挽救世道,超度众生的教会,不仅允许宣教师与政府相互勾结利用,为了满足私欲而颠倒是非,陷害无辜,教会本身还做脱罗倍的帮凶,降了皮罗多的级位,还要宣布他为骗子。虽然巴尔扎克又是保王党,又是热心的旧教徒,事实所在,他也不能不揭发君主政体的腐败与教会的黑暗。即使他不愿,也不敢明白指出教会的伪善便是宗教的伪善,作品留给读者的印象终究逃不过这样一个结论。

《比哀兰德》是另一情调的凄凉的诗篇,像田间可爱的野花遭到风雨摧残一样令人扼腕叹息,同时也是牛鬼蛇神争权夺利的写照。主要事实很简单,交织在一起的因素却是光怪陆离,因为人的外部表现可能很单纯,行事可能很无聊,不值一谈,他的精神与情绪的波动永远是复杂的。以比哀兰德来说,周围大大小小的事故从头至尾造成她的悲剧,她遭遇不幸好像是不可解释的,以别的人物来说,一切演变都合乎斗争的逻辑,不但在意料之中,而且动机和目标都很明确,经过深思熟虑的策

划和有意的推动：比哀兰德不过是他们在向上爬的阶梯上踩死的一个虫蚁而已。在并无感伤气质的读者眼中，与比哀兰德的悲剧平行的原是一场由大小布尔乔亚扮演的丑恶的活剧。

巴尔扎克写《人间喜剧》的目标之一，原要替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留下一部完整的风俗史，同时记录各个城市的外貌，挖掘各种人物的内心；所以便是情节最简单的故事，在他笔下也要牵涉到几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和特殊背景。在这部书里，作者分析了小商人，也分析了各个不同等级的布尔乔亚；写了一对少年男女的纯洁的爱，也写了老处女和老单身汉的鄙俗的情欲——他并不一味谴责他们的褊狭，自私，鄙陋，庸俗，也分析造成这些缺点的社会原因，家庭教育的不足和学徒生活的艰苦，流露出同情的口吻；他既描绘了某个内地城市的风土人情，又考证历史，做了一番今昔的对比。贯串全篇的大波澜仍然是私生活的纠纷所引起的党派斗争，只是规模比《都尔的本堂神甫》更大，做配角的人物更多罢了。置比哀兰德于死命的还是那些复杂而猥琐的情欲和求名求利的野心。农民出身的小商人有了钱，得不到地位名誉而嫉妒同是小商人出身，但早已升格为上层布尔乔亚的前辈；穷途潦倒的律师痛恨当权的帮口；所谓的进步党千方百计反对政府，拿破仑的旧部表示与王政复辟势不两立，骨子里无非都想取而代之，或至少分到一官半职。一朝金钱，权势，名位的欲望满足了，昔日的政敌马上可以握手言欢，变为朋友。拥护路易十八与查理十世的官僚为了保持既得利益和继续升官发财，迫不及待的向七月革命后的新政权卖身投靠。反之，利害关系一有冲突，同一阵营的狐群狗党就拔刀相向，或者暗箭伤人，排挤同伴：古罗上校与维奈律师的明争暗斗便是一例。至于蒂番纳派和维奈派的倾轧，其实只是布尔乔亚内部分赃不均的斗争；因为当时贵族阶级已败落到只有甘心情愿向布尔乔亚投降的份儿——世家旧族的特·夏日伯甫小姐还不是为了金钱嫁了一个脓包的针线商？

作者在《都尔的本堂神甫》中揭破了教会的假面具，在《比哀兰德》中又指出司法界的黑幕。法律既是统治阶级压迫人民的工具，也是统治阶级内讧的武器。资产阶级动辄以司法独立为幌子，不知他们的法律即使不用纳贿或请托的卑鄙手段，仅仅凭那些繁复的“程序”已足以使穷

而无告的人含冤莫诉。不幸巴尔扎克还死抱着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信念，认为人间的不义，小人的得志，终究逃不过上帝的惩罚。这种永远不会兑现的正义只能使被压迫的弱者隐忍到底，使残酷的刽子手横行无忌到底。用麻醉来止痛，以忍耐代反抗而还自以为苦口婆心，救世救人，是巴尔扎克最大的迷惑之一。因为这缘故，他在《都尔的本堂神甫》中只能暴露教会而不敢有一言半语批判宗教，在《比哀兰德》中妄想以不可知的神的正义来消弭人的罪恶；也因为这缘故，他所有的小说随时随地歌颂宗教，宣传宗教；不用说，在巴尔扎克的作品中，除了拥护君主专政以外，这是我们最需要加以批判的一点。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

一八二六年初秋，我们这故事的主人翁皮罗多神甫皮罗多神甫名
叫法朗梭阿，就是在巴黎开香粉铺的赛查·皮罗多的哥哥，见巴尔扎克另外一部小说《赛
查·皮罗多盛衰记》晚上从一份人家玩儿回来，突然遇到一场阵雨。他
急急忙忙穿过小广场，不管一身肥肉多么累赘，他尽量的加快脚
步。那荒凉的小广场坐落在都尔的圣·迦西安大堂的凸堂旧教堂最
后一部分供圣像、做祭坛用的地方做半圆形，凸出在整个教堂之后，称为凸堂背后，叫
做游廊场。

矮小的皮罗多神甫本是容易得中风的体质，年纪六十上下，
已经发过好几次痛风症。在人生所有的小灾小难中，那好脾气的
教士最恨大银搭扣的鞋子里突然灌水，弄得鞋底湿透。教会中人
都会保养身体，皮罗多脚上终年裹着法兰绒套袜，但鞋子浸过水
还是免不了受些潮气，第二天痛风症又得复发，提醒他老毛病始
终没断根。可是游廊场的路面经常干燥，皮罗多又在特·李斯多
曼太太家玩韦斯脱赢了三法郎五十生丁，所以尽管穿过主教官邸
广场的时候已经雨势猛烈，他也满不在乎。那个时候，他正对着
自己的美梦出神：那是心里存了十二年的一个欲望，教士的欲望！
天天晚上在暗中酝酿的欲望看来快实现了！他仿佛已经披着
教区委员教区委员等于主教的顾问，在旧教教会中是相当高级的职位袖子镶皮的
法衣，好不舒服，再也感觉不到天气的恶劣。圣·迦西安教区委
员会最近有一个空额，经常在特·李斯多曼太太家聚会的人差不
多向皮罗多保证一定能补上去，说候补人员中就数他一个人最有
资格，他的权利虽然长时期不受重视，却是一致公认的。倘若打
牌输了钱，倘若和他竞争委员的波阿兰神甫到手了职位，老好人
准会觉得倾盆大雨冷不可当，说不定还会怨生活太苦呢。但他正
处在人生难得的场合，心中的得意使他忘了一切，加快脚步只是
一种不知不觉的动作。描写人情的故事最要紧说出真相，当时皮

罗多既没想到阵雨，也没想到痛风症。

游廊场靠大街那边从前有好几幢屋子，外面砌着围墙，本是大教堂的产业，给教区委员会的一些要人住的。自从教会产业归公大革命时期教会财产一律被政府充公，大部分拍卖给私人以后，市政府把屋子中间的过道改成一条马路，从游廊场通往大街，叫做唱诗班街。这名字就说明当初是唱诗班和唱诗学校的旧址，也是靠唱诗班吃饭的人居住的区域。街的左手只有一所屋子，圣·迦西安大堂的飞扶壁哥特式教堂的大墙之外另有较矮的墙，用悬空支架的支柱撑扶正墙。矮墙名叫飞扶壁穿过屋子的围墙，直立在又小又窄的园子里，叫你看了想不透到底是先有大堂呢，还是先有那年深月久，变成暗黄色的屋子。可是考古家把屋子的外表，门上的环洞，窗的形状和装饰花纹细看之下，就会发觉屋子和巍峨宏伟的大堂不但相连，当初原是一体。在法国，都尔是文学气息最薄弱的一个城市，倘若当地也有一个考古学者的话，在走进游廊场的口子上还能看出一些连环拱廊的遗迹，那是以前教士住宅的门面，同教堂的整个风格完全调和。大教堂经过悠长的岁月，颜色苍黑，布满裂痕，又是冷又是潮湿，长着青苔和高高的野草。屋子坐落在大堂北面，经常罩在大堂的阴影之下，从早到晚静到极点，只有钟声，从教堂里透出来的做日课的声音，或是栖宿在钟楼顶上的红脚乌鸦的聒噪声，偶尔冲破四周的岑寂。那儿竟是一片荒凉的石头世界，冷落的环境另有一番情调，只有一无所用的脓包或者性格特别刚强的人才住得下去。我们说的那屋子一向住着神甫，房东是个老姑娘，叫做迦玛小姐。产业虽是迦玛小姐的父亲在恐怖时代向政府买来的，但二十年来老姑娘始终招留教士，所以到王政复辟时代也没有人觉得一个虔诚的妇女保留一所公产有什么不好：热心宗教的人或许以为迦玛小姐存心在身后把屋子捐给教会；至于上流社会，他们根本不觉得屋子的用途有什么改变。

皮罗多神甫向那所屋子走去，他在那儿已经住了两年了。他的一套房间和教区委员的职位同样是十二年来眼热的对象，是“我所欲也”的目标。当教区委员和寄宿在迦玛小姐家里，算是皮罗多一生之中两件大事，大概把一个教士的雄心包括尽了。出家人认为人



突然遇到一场阵雨。